

溫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战天王 风流

【第壹卷】

我是因為得罪「劉天王」
所以才落到天涯流亡的下場
連到貴客的地點
想來你們也有所風聞了

他一向如此
仗義一身武功
一把劍
不願看誰的脸色行事
不需向誰阿諛奉迎地做人

他的歌欲斷欲續
似風中的雨
雨中的花落
落花也有溫柔的遠志
流水呢

這一下子
龍舌三慘在那里
劍鋒已割入孫青霞的臉頰里
但她一時抽也不是
插也不是
只呆在那里

一條小虫
一葉片的
毛茸茸的
浮在水缸面
蠕動着
形貌不單極突
且令人毛骨悚然

全新修訂版

“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到底有多少部书呢？坦白说，作为作者的我，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四大名捕会京师》为例，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如此换算，“四大名捕”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字数不少于千万，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

可是，其实《会京师》只是二十岁前后的“少作”，只是四位捕头的“开头”前戏。“四大名捕”往后延伸的故事，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为民除害，当官非官、锄强扶弱，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

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首推《大对决》收录的《谈亭会》、《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一气呵成，悬念惊栗、推理破案，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最适合小品电影的架构。至于《逆水寒》，则是“四大名捕”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约七八十万字，起承转合，从一个惊变开始，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

至于“四大名捕”其他系列，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例如：《四大名捕破神枪》（《妖红》、《惨绿》等），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来写“四大名捕”另一段轶事；《四大名捕战天王》系列，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杀楚》、《破阵》等），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四大名捕走

龙蛇》系列故事，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从惊栗、超能、念力、穿越、鬼魅、魔幻到怪力乱神，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还有最具争议性的《四大名捕斗将军》（即“少年四大名捕”：《少年冷血》、《少年追命》、《少年铁手》和《少年无情》），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论生死，都大死大活着，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值了。

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在金台路书市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一九九四年，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书店老板跟我说：“一讲‘四大名捕’，人人都嗑得，很著名，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

我笑了。

书生爱国非易事，提笔方知人世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阿西莫夫说：“一个人必须博学、聪明、有直觉、有勇气、有运气，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我觉得，别的我没有，在写作武侠小说上，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国家不幸诗人幸，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有难，才有关。有劫，才有度。有绝境，才见出人性。有悲剧，才见英雄出。有不平，才作侠客行。笑比哭好，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文字看厌了，可以去看电影。文艺写闷了，只好写起武侠来。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而看作是我的志趣，也是我的“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始终为兴趣而写，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也成了我如今的干禧游戏。稿费、版税、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花红”和“奖金”，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其间被迫断断续续，且故事多未写完，例如“四大名捕”故事，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锲而不舍，且江山代有知音出，看来我的读友，不但长情，而且长寿。所以，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为兴趣而坚持的。小说，只是茶余饭后事耳；大说，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

我的作品版本极多，种类繁复，翻版盗版夹杂，伪作假书也不少，加起来，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

必须说明，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或由读者、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沧海遗珠的，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很多版本，跟我这个原作者，不是素昧平生，就是缘慳一面。

我确是写了不少书，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大约不少于八百本，那已可以说是相当“多产”的了，不过，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可怕”。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当然是因

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勤奋，是因为投入。当然，投入的动力，是来自兴趣。不管如何，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出书逾八百部（版本计算），题材包括了：武侠、侦探、文评、杂文、社论、剧本、言情、魔幻、新诗、散文、札记、访谈、传记、影评、书评、乐评、术数、相学、心理、现代、技击、历史、象征、意识流，甚至反小说小说……也算是相当杂芜了。拿这样的篇幅，还有这般的字数，比照我的年龄（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普天同庆），平均一下，还算是笔耕维勤，夙夜匪懈。肯定是吃草挤奶，望天打卦。既然世道维艰，人情多变，我只八风不动，一心不乱。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拿捏沉吟，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更为直接且有共鸣）。这点我总尽了点力，点亮了几盏荷灯。也许，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

可是，多是读者读得快，不知写者创得苦，作者作者，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漫漫苍穹、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所以，嫌我写得太慢、出书太缓、续作太久、等得太心急者多。急起来难免催，催起来难免有气。前文已说过，我写得绝不算少，更不算慢，近年来虽然养未“尊”但下笔已然“悠”了些，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事业要料理，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或出版社停业，或刊物杂志转型，不再连

载小说，有者更加直接，拿了你的书，没签合同就印出来了，或发上网了，然后转头反咬一口，告你侵权。结果，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难免有点心灰意冷，如此大环境下，对发表出书，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续完”这个强烈的使命，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人生在世，红尘有梦，余波未了，续稿可期。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民间侠客的大结局。

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不仅是因为文类多，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例如电玩、漫画、连环画、评点、网站、论坛等等，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网游、公仔人形、信笺图像、兵器模型、形象扑克牌、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种类之多，衍生之奇，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翻过或玩过。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温派衍生的事物”，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已突破爆满，难以承受，拥挤颓废。不过，从而又影响、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寰宇频生新事物、心随鼎故速转移，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

一个人一支笔（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不过，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浪迹天涯，结缘下来，文字加图像版的“四大名捕”，也从泰文到韩文、法文、英文到日文、巫文、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本，光是中国台湾，推出过我书的

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销售方式并不一致，所以，在包装、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地铁店的每月小书，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像“少年四大名捕”（一九八九年）就是占激流之先，日后效仿者众。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也占了不少便宜。不过，港台两处加起来，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

问题就在这儿。

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四大名捕”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翻版、盗版数不胜数，版本良莠不齐，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盗版假书，错漏百出，更惨不忍睹。就算是授权版本，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完全白费。而且，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以讹传讹，变本加厉，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的读者，指斥百般错舛，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更是有苦难言。那种所谓“温瑞安武侠全集”（通常还加上“亲自授权”、“最新”、“修订”等字眼），不时在每个地区，每隔段时间，在不同的书市，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久之蔚为大观，就算不刻意收集，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终于使

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都再也挤不下了。中华锦绣，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洋洋自得，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书山字海，皓首穷经，想出正版，大抵勿搏。

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温书全集”、“温瑞安武侠精品”一事，也一直有“未经授权”但言明版权在握的，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明昌盛，重视原创版权、精神文明，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

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

我到今天，依然为读者而撰写，为知音而创作。有读者认为我高深，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有读者以为我通俗，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化佛道为禅，融儒墨为侠。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那是我的殊荣；也有新生代的读者，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这是我的荣幸。但哪怕无人肯定，像我这种人，写这种作品，走这种路，坚持这么多年，哪怕没有掌声，没有喝彩，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

时空流转，金石不灭，收拾怀抱，打点精神。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武侠于我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作者的我，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始书武侠著小说，已历

经七次成败起落，人生在我，不过是河里有冰，冰箱有鱼，余情未了，有缘再续而已。

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小楼温派会京师”大聚之时。

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四大名捕》上海发布会后。

过去的小兄弟打老远从台湾过来深圳“龙头小筑”探我，忽然问了我一句：

“你甘心吗？”

他阐述的大意是：你在马来西亚九岁开始结义，十三岁开始创文社，十五岁开始办刊物，十八岁成立天狼星诗社，二十岁就拥有十大分社成为大马第一大文艺集团，旋又在二十一岁在台湾创立神州社，四年后成为当地第一大纯粹民办的文学社团，直至后来蒙冤离台，五年后在港开始办朋友工作室，八九年又再成立跨越地区性的自成一派文艺创作推广合作社——到今天，所谓“少负奇志”的我，到底甘休吗？究竟甘心了没有？

言下之意，是提醒我：持志不懈。

谢谢。

问题是答案。

我的答案是：

甘心。

——而且满意。

满意是来自知足。

我为何不满意？人生在世，举世滔滔，有几人能完全控制自己时间的？我办得到。有几人能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我能。有多少人能只跟自己愿意交的朋友交往，而可以谢绝一切不必要的应酬的？我可以。浊世横流，有多少人可以完全无视于别人的脸色做人的？我行。有多少人既极关注潮流趋向但又完全不受趋向潮流的影响？我是其一。有多少人能够随自己好恶、喜乐，在人生道上恒常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而且能保持：要爱，便热烈

地去爱；要干，就全力地去干，快意恩仇，随缘即兴，如此悠闲但又很奋发、风流而不折堕的，遇挫不折、遇悲不伤地过活？我能，我可以，而且我迄今仍完全能控制这一切。我仍热爱生命，勇于助人；十分自爱（所以自律），敢于恋爱，恋情仍一次又一次在刀丛里找到了生命的诗！

“帝力”于我何有哉？

而且，我所享有的名声，已喜出望外，多于我该拥有的；我获得的支持，包括我的读者和我的兄弟、朋友，远大于我应得的；我得到的利润，亦远超于我的付出和耕耘——可不是吗？当人家都在怨为何中国作家和艺术创作者不像美国、日本那么卖钱、那么有保障的时候，我却一直感谢上苍，何以赐予我那么多忠心、诚挚的读者，使我二十年前的作品如《四大名捕会京师》、《白衣方振眉》、《神州奇侠》等作品，仍能一年卖几个版、一年又崭新推出几个版，以致我每部过去的作品每年都有几万元几万元的收入！

别忘了，中国很大，这世上华人很多，何况我不止在一个地区只出版一次，也不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版本，更不是只用一种文字印行，而我也不只写武侠小说，更何况我不止于出版，还有发表、刊登、连载，而且也不是一本小说只登一次——更重要的我不只写了一部小说。

如果以“本”或“部”作计算，迄今“有案可存”的“小说书”大概也有五六百部吧？

别的就不多说了。

对我而言，我从不为“畅销”写作，但“长销”却常使我意外不已。

我曾建立过“知不足斋”，顾名思义，不只对生命的种种欲求“不知足”，而是对求进、求好、求知欲应该“知不足”。

可是，对“收获”，我知足。

知足常乐。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刚届四十，已经“作品集”、“精品集”、“全集”、“作品系列”等出了十几套，每套都不少于七八十种（每种有的一两部，有的十几部），从“诗选”、“散文选”、“评论选”到“小说选”，大概给“国”内外选人二三百次吧？我还能不知足！

我本来当写作是个人兴趣娱乐，当影响他人为中华文化、侠义精神做事是天生职志，我怎么知道竟会有那么丰厚的版税可拿、稿费可取（甚至连冒我名盗我版的都发了财），以及有那么多的好友至交、兄弟读者为我打气鼓舞，不惜千里相随不觉远、箫鼓声中惊霞雾地与我同进退、共闯荡、齐甘苦，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满足。一如我二十二岁时写下的《黄河》一诗其中三小节：

……我还是那不应考而为骑骏马上京的一介寒生

秋水成剑，生平最乐

无数知音可刎颈

红颜能为长剑而琴断

宝刀为知己能轻用

有女拂袖。有女明灯。有女答客

沏茶还是茗酒

为剑可以白衣

可以飘行千里
而我正有远远的路要走……

越来越近那吼声了
那是没有终止的冲决
崩却原是苍茫滩上的
一夫当关，狠命一击
气势自出，岁月愈久
我的京试愈垂青史……

这首诗我不停而写
才气你究竟什么时候才断绝？
水声更近，天涯无尽
在此诀别，红颜知音
那在雁荡飞跃的君子
那烛光中仍独挹清秀的秀颜
几时才在明月天山间
我化成大海
你化成清风
我们再守一守
那锦绣的神州……

我满意，但不代表我不再努力。我离百尺竿头还差岂止十七
八步？我还是会好识重友、自寻快活，情不自禁、无乐不作地走

我孤身而不孤独、寂寞而不冷漠的人生路。

稿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连环四天
噩耗、冲突、大翻覆，与白灵、家和、应钟凄厉面对、
亲爱共度。

校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温白分袂前夕，仍
恩爱逾恒：大侠舞刀谁所斩？铁石心肠为花柔；多情总
被无情伤，你若无心我便休。

目录· 第壹卷

○○○·	【前言】	武侠大说
○○○·	【序】	从畅销到长销
○○○·	【第一部】	树上的女子
○四七·	【第二部】	女人的剑
○八七·	【第三部】	树上的男人
一五三·	【第四部】	男人的刀
一九一·	【第五部】	下一个女人也许会更糟
二六一·	【第六部】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第壹部」

树上的女子

第一回 要干，便全力去干！

第二回 要放，便轻松地放；

第三回 要玩，便尽情去玩；

第四回 要爱，便疯狂地爱。

第壹回

要干，
便全力
去干！

孙青霞纵横一世，风流自赏，他自己也没想到有一日自己居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他的为人常引人非议。惹人骂。遭人排挤。